

2002

現代小說中的食物與愛情

Leyun CHE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chi_diss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陳樂筠 (2002)。現代小說中的食物與愛情。輯於《考功集(畢業論文選粹)》。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chi_diss/43

This 其他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現代小說中的食物與愛情

學生姓名：陳樂筠

指導老師：許子東博士

香港嶺南大學

2002

提要

禮記有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告子上》也說：“食、色，性也”食和性是人類的自然本能，都是人類的基本生理需要。在很多小說裡，男女主角的情慾關係總離不開“吃”，當中所描寫的男女互相愛慕或調情的例子實在是多不勝數。從“男女進餐”的情節，我們往往能窺探到食、情、慾之間相當複雜的關係。

本文的內容主要集中討論現代華文小說裡的飲食與情慾的關係，透過分析小說中吃與愛慾的情節，探討男女在追求愛情中出現的現象和衝突。小說中的男女各自極力從“吃”中尋求歡愉，他們在飽與餓，幻想與現實之間不斷地進行拉鋸。此外，在他們追逐情和慾的過程中，所有人性的慾念、貪婪和變態行爲也因此而表露無遺。有人因吃而生愛，有人因吃而厭棄愛情，也有人在貪婪的吃與慾中游離，他們經過一番對情慾的追求，最終也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所以本文的內容將會分成三個部份，分別為「食與情」、「食與家」、「食與慾」三個章節，從三個角度去探討食、情、慾在小說裡的千絲萬縷的關係。

目錄

導 言	4
第一章：食與情	5
第二章：食與家	10
第三章：食與慾	19
第四章：結 論	25
參考書目	28

導言

本文的課題範圍只限於部分現代中文小說，並以張愛玲的《紅玫瑰與白玫瑰》和《金鎖記》、施蛰存的〈春陽〉、魯迅的《傷逝》、張賢亮的《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李昂的《殺夫》、黃碧雲〈捕蝶者〉為主要討論對象。而且以小說的文本內容為主，作家生平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本文將從各個小說中抽出有關的情節去探討男女之間的食與慾，繼而從男女主角在愛與慾的追求的大前提下去進一步探討人性的問題，包括在飽與餓，幻想與現實之間的衝突。

第一章主要探討「食與情」之間的關係。人們因吃而產生愛情，故事的主角分別身處在“飽”和“餓”的處境，在“吃”的過程中，他們對愛情不斷的追求和幻想，當現實和理想產生衝突的時候，他們都選擇放棄愛情。第二章會圍繞「食與家」這個主題來討論。男女主角在“吃”的過程中產生對“家”的渴求。他們各人對“家”都有不同的聯想和定義，他們都希望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是由吃引發對家的一個想像：有人因“吃”而想要“家”，有人卻因“吃”而討厭“家”。第三章主要討論「食與慾」的關係。“吃”成為了性暴力的元素，因此牽涉了權力和性別的問題。食與慾之間充滿犯罪感，故事的主角以血來化解對性的渴求和恐懼。第四章則為本文的結論。

第一章：食與情

在小說裡，有關男女主角的食與情之關係，大致可以把他們分成兩類。第一類，是男女主角在飽吃的情況下追求愛情（張愛玲的《紅玫瑰與白玫瑰》、《金鎖記》、施蛰存的〈春陽〉）；第二類，是男女主角在飢餓的情況下追求愛情。（魯迅的《傷逝》、張賢亮的《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男女主角都是有經濟基礎而不缺乏“吃”的中產階級，他們是屬於吃飽了而追求愛情的一類。在他們求愛的過程當中，食物擔當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佟振保和王嬌蕊的戀情，實際上是由“吃”而開始建立的。振保第一天去王士洪的家，就對別人的太太動了心。他們第一次吃飯，嬌蕊剛在浴室洗髮出來，連衣服也不換一件，穿著浴衣坐在一起吃飯：

王家的飯菜是帶點南洋風味的，跟振保平常吃的很不同。嬌蕊……把火腿肥的部分切下了分給她丈夫。振保笑道：“怎麼王太太飯量這麼小？”士洪道：“她怕胖。”振保露出詫異的神氣，道：“王太太這樣正好呀，一點兒也不胖。”¹

表面上他們好像在閒話家常，言語間好像沒有甚麼特別，實際上是振保對嬌蕊存有好感，在飯桌上他對剛認識的嬌蕊的身材有所讚美。振保和嬌蕊初次見面的這一頓飯，為二人日後的愛情埋下伏線。顯然，振保被這個行為開放的女人迷倒，他對她的一舉一動很感興趣也很注意。兩人因一頓飯而認識、對話，嬌蕊也對他不無興趣，還著振保不要叫她做王太太。

有一天嬌蕊和王士洪互相氣弄鬥嘴的時候：

振保相當鎮靜地削他的蘋果。……她出去不到半分鐘，又進來了，手裡捧著個開了蓋的玻璃瓶，裡面是糖核桃，她一路走著，已是吃了起來，又讓振保篤保吃。……振保當著她，總好吃醉了酒怕要失儀似的，……²

「蘋果，它是歡娛享樂，尤其是性快感的象徵——這可能是由於蘋果核形似女性外陰的緣故。蘋果在整個歐洲都是愛情、婚姻、青春、繁育、春季、長壽和不朽的標誌。希臘、凱爾特和北歐神話都將蘋果看作眾神的聖餐。《聖經·創世紀》中並未明確說出夏娃偷吃的禁果到底是哪種水果，但後來的研究者認為此處的禁果應是蘋果，因為蘋果在當時是慾望的主要象徵符號。因此，蘋果成為誘惑的化身，

¹ 張愛玲，《張愛玲精品集·傳奇》，中國，蘭州出版社，1997年，頁41，42。

² 同註1，頁42。

在基督教中，猿或巨蛇口中的蘋果象徵著人類的原罪。」³根據聖經的記載，夏娃就因偷吃禁果而觸怒上帝，從此蘋果便是罪惡源頭的象徵。振保在削蘋果的同時，情緒也開始不停地波動，所謂“別人妻，不能窺”，他現在喜歡一個有夫之婦，對他來說是已經是一個不能啓齒和犯罪的行爲，這裡正好用來解釋他顛顛驚驚的心情，在慌忙的背後隱藏著一段犯罪的關係。

振保在一頓飯的時間便瘋狂迷上嬌蕊，她善意地與振保分享食物，也表示了對他的好感和認同。嬌蕊是一個接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女性，她擁有的是開朗奔放的性格，除了丈夫王士洪，她也有交其他男朋友。對嬌蕊來說，調情是「一樣本事，總捨不得放著不用。」⁴振保把嬌蕊和傳統的中國女性形象作比較，感覺很不一樣，但振保喜歡嬌蕊的調皮和任性，她擁有令男人神魂顛倒的小聰明。

一頓飯令這兩個互不認識和互不相干的人互相吸引。第二天兩人的感情發展就比第一天更爲大膽，熱烈和明顯了。第二天王士洪到外地公幹，振保和嬌蕊得到單獨相處的機會：

嬌蕊問到：“要牛奶麼？”振保道：“我都隨便。”嬌蕊到：“哦，對了，你喜歡吃清茶，再外國這些年，老是想吃沒得吃，昨兒個你說的。”振保笑道：“你的記性真好。”嬌蕊起身揪鈴，微微飄了他一眼道：“不，你不知道，平常我的記性最壞。”振保心裡砰的一跳，不由得有些恍恍惚惚的。⁵

一向記性差的嬌蕊能記住振保喝甚麼茶，雖然鎮保明知道這個女人不好惹，但他仍暗暗地對她著迷。下午茶還沒完，嬌蕊突然從櫃裡拿出一罐花生醬來要吃：

振保笑道：“哎呀，這東西最富於滋養料，最使人發胖的！”嬌蕊開了蓋子道：“我頂喜歡犯法。你不贊成犯法麼？”振保把手按住玻璃瓶，道：“不。”嬌蕊躊躇半日，笑道：“這樣罷，你給我麵包上塌一點。你不會給我太多的。”振保見他做出楚楚可憐的樣子，不禁笑了起來，果真為她的麵包上敷了些花生醬。嬌蕊從茶杯上凝視著他，抿著嘴一笑道：“你知道我為甚麼支使你？要是我自己，也許一下子意志堅強起來，塌得極薄極薄。可是你，我知道你不好意思給我塌得太少的！”兩人同聲大笑。禁不起她這樣的稚氣的嬌媚，振保漸漸軟化了。⁶

³ Jack Tresidder, 《象徵之旅》“*Symbols and Their Meanings*”, Duncan Baird, England, 2000, p.88.

本段引文的英文翻譯是根據中央編譯出版社的譯本。

⁴ 同註 1, 頁 48。

⁵ 同註 1, 頁 45。

⁶ 同註 1, 頁 46。

嬌蕊以一塊麵包和一罐花生醬引出了這段對話。從他們的處境看來，他們顯然是不敢輕舉妄動，但爲了查探對方願不願意再進一步，嬌蕊先主動地試探振保。她問振保“你不贊成犯法麼？”，他雖然說“不”，但最後他對她還是屈服了，還給她塌了點花生醬。在這裡，嬌蕊以“吃”來對佟振保有所暗示，是一個間接挑逗他的手段。只簡單的幾句話和幾個動作，就試探了對方其實心裡都有“犯法”的意思，說白一點就是他們都有衝動與對方偷情。男方雖然在開始的時候極力地壓抑著自己的情慾，但事實證明，他最後還是耐不住要跟她偷情。

《紅玫瑰與白玫瑰》一開首以「衣服上的一粒飯粘子」來代表白玫瑰孟煙鸞。米飯是中國人的主要的食糧之一，是我們每餐不可缺少的「基本需要」。正室妻子孟煙鸞對於佟振保來說，她有如他的必需品，是一種習慣，味道清淡而沒有殺傷力，但卻是一種需要。孟煙鸞身上擁有的，是傳統女性的特點；說話少，連走路也是低著頭靠在他後面。振保覺得孟煙鸞就好像飯粒一樣，雖平平無其，但在他的生命中卻又不能缺少一個這樣的妻子。相對於孟煙鸞，王嬌蕊則是佟振保所追求的愛情對象。本來振保可以得到他想要的愛情，但因為他要建立一個在別人眼中認爲“對”的世界，實現在其他人心目中嚮往的“美滿家庭”和“幸福婚姻”的幸福想像，縱使他不愛煙鸞，他最後還是選擇娶煙鸞而捨棄與嬌蕊的曖昧關係。《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男女主角的愛情由吃開展，但他們最後還是得不到愛情，表現了“有吃而無情”的狀況。

張賢亮的《綠化樹》裡，馬櫻花和章永璘的一段情也是由“吃”開始的。章永璘在一次集體勞動碰上馬櫻花，他們當是只是第一次見面，馬櫻花就把她家的鑰匙給章永璘叫他去拿鍋頭。章永璘很感激馬櫻花對他的信任，當他到了她家，他的本能衝動讓他想要看看房子裡有沒有可以吃的東西：

我是頭一次隻身一人進入一個陌生人的房間，我感到了被人信任的溫情，但又有這樣一種本能的衝動：想揭開鍋蓋，掀起帘子，看看有甚麼吃的——凡是儲藏食物的地方對我都有難以抵擋的誘惑力。

罪孽！⁷

在當時，誰找到吃的就覺得是「祖先有靈」，那時的章永璘滿腦子思想都是“吃”。後來馬櫻花主動去找章永璘，請他到她家吃東西，馬櫻花第一次給饅饅章永璘吃就在這個時候，可是他不敢接受馬櫻花的好意：

我不敢接。因為這樣的東西在這樣的時候實在是太貴重了，貴重得令人不敢

⁷ 張賢亮，《張賢亮小說新編下卷》，中國，寧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33。

相信這是能無代價地餽贈的。疑懼和望外的喜悅搞在一起，使我眩暈起來。……任何人都不能懷疑她的純真。她給我這個珍貴的東西在她來說是非常自然的，是沒有目的的，全然出於她的好心。……我的飢餓感，被對這個饅饅珍惜壓抑住。我甚至覺得有點“暴殄天珍”，我的肚皮，是隨便什麼都可以填滿的，何必要吃這麼貴重的食品呢？⁸

章永璘不敢在她的面前把饅饅吃下，馬櫻花因章永璘不願意接受她做的饅饅而生氣，後來經過一陣吵鬧後，章永璘終於願意吃這個饅饅：

我已經有四年沒有吃過白面做的面食了——而我統共才活了二十五年。它宛如外面飄落的雪花，一進我的嘴就融化了。它沒有經過發酵，還飽含這小麥花的芬芳，飽含著夏日的陽光，飽含著一切食物的原始的香味……忽然，我在上面發現了一個非常清晰的指紋印！它就印在白面饅饅的表皮上，……它是個中指的指印。從紋路來看，它是一個“羅”……一圈一圈的，裡面小，向外漸漸地擴大，如同春日湖糖上小魚喋起的波紋。波紋又漸漸蕩漾開去，蕩漾開去……嘖！我一顆清亮的淚水滴在手中的饅饅上了。……我的喉頭哽塞住了，手中的半個饅饅，怎麼都咽不下去。⁹

章永璘覺得這個饅饅對他來說實在太完美太貴重了，把它吃了反而是一種浪費。後來他又發現那個馬櫻花為他做的饅饅上印有她的指紋印，在亂世中章永璘收到這份親密的關懷——一個女人為他做的饅饅，上面那一圈圈仔細的指紋印如波蕩漾，使他感到一陣莫名的感動。他很清楚吃這個饅饅後的感覺是“飽”而不是“脹”，這個饅饅所包含的感情激動了他的情緒，不但給了他身體上的滿足，也給了他精神上的支持，更是馬櫻花給他的一份關懷，於是他吃到一半就吃不下去，還掉下淚來。吃飽後讓他想到食物另外的事情：

……在她家吃完飯，回到“家”，又從伙房打了一份稗子面饅饅，也吃了下去。我才知道甚麼是“飽”！“飽”，不是“脹”！……因為飽，我可以想食物以外的事情了。我想到她和海喜喜。¹⁰

馬櫻花是個未婚媽媽，幾個單身漢都在打她的主意，常常為她送來些吃的和用的去討好她，想要接近她，卻誰也無可奈何，因她只接受物質而不接受感情。章永璘一到農場，馬櫻花就看上了他，說他像個瘦雞猴，藉著請他打爐子、支炕，

⁸ 同註 7，頁 56，57。

⁹ 同註 7，頁 59，60。

¹⁰ 同註 7，頁 66。

然後給他個饅頭或是碗雜糧飯吃，章永璘好像找到了一個落腳地，差不多每天都去馬櫻花の家吃飯，雖然他「不好意思去，但又非常想去。」¹¹後來馬櫻花索性每天晚上都叫他到她屋裡讀書、吃東西，她就在旁邊做家事，逗著兩歲的小孩玩，但兩人一點非分舉動都沒有。

馬櫻花和章永璘的感情由“吃”建立，她以食物向章永璘傳情，是食物的施予者；章永璘並不抗拒且一一接受她送來的好意，他們的愛情是建基於生存條件之上，食物不但增進了他們的感情，亦成爲了一個溝通的橋樑。章永璘一直都不能忘記當天那個印在饅饅上的指紋：「啊，我要記住，我要記住，你寶石般的指紋！」¹²章永璘對馬櫻花的感情，是從最初肉體上的飢餓，化成精神上的愛。但當他想要和馬櫻花結婚時，他被農場關進了私設監獄，兩人也因此而分離。

¹¹ 同註 7，頁 62。

¹² 同註 7，頁 69。

第二章：食與家

在大多數人的心目中，擁有一個完整的家庭是“幸福生活”的代表。在很多小說裡，到了適婚年齡還沒結婚或得不到美滿婚姻的主人公，通常對“家”都有一個既定的概念和想像。他們對“家”的要求和定義其實各有不同，有的認為“家”是一個溫馨的地方，比如說他們對一家人圍在一起吃飯的情景有所盼望，希望它有一天能夠發生在自己身上。有的就認為“家”只是一個吃飯睡覺的地方，只是人生中的一個落腳點，女人希望擁有一張「長期飯票」，男人則想要一個「煮飯婆」。故事裡的主角不約而同主觀地認為，若能獲得美滿的家庭生活，他們的人生便得到完滿和快樂。要實現他們對“家”的幸福想像，當然要先去尋找愛情，找個自己喜歡的人，或者是一個可以跟他／她結婚的人，然後一起組織家庭，生兒育女，這樣就能實現他們對理想家庭的幸福想像。

張愛玲《金鎖記》和施蛰存的〈春陽〉¹³中的兩個女主角—曹七巧和蟬阿姨，都是不缺衣食的人，她們在這情況下各自追求自我幻想的愛情。〈春陽〉裡的蟬阿姨是個跟“神主牌”結婚的女人，她只有他人媳的身份，一段有名無實的婚姻把她綁住大半個人生。蟬阿姨的未婚夫在吉日前死了，她爲了承繼他遺下的一筆財產，決定抱牌位做親來獲得其財產的合法繼承權。蟬阿姨以自己畢生的幸福來換此產業，現在她老了，但沒有屬於自己的一個家，這些產業對她來說是唯一可以依靠的東西，有錢她才有安全感。一天蟬阿姨一個人去冠生園吃飯時：

（蟬阿姨）看見旁坐的圓桌上坐著一男一女，和一個孩子。似乎是一個小家庭呢？……在她的餐桌上，除了她自己之外，更沒有第二個人。丈夫？孩子？……她凝看著，旁邊的座位上，一個年輕漂亮的丈夫，一個興高采烈的妻子，一個活潑的五六歲孩子。他們商量吃甚麼菜肴。他們談話。他們互相看著笑，他們好像在自己的家裡。……她看看對面，一個空的坐位。……陳列著一副碗筷，一副，不是三副。她覺得有點難堪……她呆看著堅硬的飯粒，不敢在溜眼到旁邊去了。¹⁴

根據研究顯示，從收集到抽樣調查的家庭當中，大部分人都認為一個完整的家庭模範應該有一個爸爸和一個媽媽的角色存在，還有要加上小孩子，才算得上是一個理想家庭。家庭成員一同吃飯在家庭生活中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透過吃

¹³ 施蛰存，《施蛰存代表作》，中國，中國現代文學館編，于潤琦編選，北京，華夏出版社，1998年，頁229。〈春陽〉是《善女人行品》其中一篇，李歐梵評《善女人行品》：「是很有目的地針對中國傳統對節婦的「神聖」宣揚的。當然故事的諷刺性在於，裡面的所謂一個個節婦，就內心的思緒而言，沒有一個是真正可以被稱爲是「節婦」的，而其中有些人還真的懷藏了「不貞」的念頭。」（見李歐梵，《上海摩登》，香港，牛津出版社，2000年，頁160。）

¹⁴ 同註13，頁232。

飯的時間，家人能夠在飯桌上作互動的溝通，父母也可以從中掌握子女的日常生活和事情，或者與他們討論如何計劃自己的將來。所以，美滿的家庭生活，是間接由食物構成的。¹⁵蟬阿姨把旁邊一幅幸福家庭的模樣看在眼裡，那一家三口快樂融洽地吃飯，但她的身旁竟然一個人都沒有。這個強烈的對比，使她感到寂寞和難堪，也爲了自己年輕時所作的決定（嫁一個死人）而慨歎。

現實不能滿足蟬阿姨對愛情的渴求，「多年的性壓抑使她對異性有著特殊的敏感和要求，異性的每一個眼波、每一隻手形、甚至嘴唇的微微翕動都會使她的心靈爲之思忖、爲之震顫……」¹⁶她爲了滿足自己，就幻想身邊的男人（包括年輕的銀行職員和在飯館找位子坐的男人）對她有好感，她覺得和那些男人會有發生戀情的機會。在心理學的解釋中，這種狀態叫“自譬的假釋”¹⁷，即指一種以理想人而自居的心理。當時蟬阿姨還在冠生園吃飯，一個男人想找位子坐下，但他經過她的旁邊卻沒有坐下來就走開了，於是她就想像如果他坐下來跟她攀談的話，可能她的下半生就可以從此改變了。在她的潛意識¹⁸裡，她是多麼渴望此種關係能得以繼續和發展，這是因爲「感興趣的和入了迷的事物，佔據了被遺忘的或不感興趣的事物，思維的影響滲透了新的知覺。」¹⁹故事的結尾，當那年輕的銀行職員叫她一聲“太太”後，她的幻想一下子破滅了，最後她還是覺得錢對她來說是比較可靠和實際。

張愛玲《金鎖記》裡的曹七巧嫁了一個她不愛且殘廢半死的男人。曹七巧和蟬阿姨一樣，她們同樣對愛情充滿幻想和期待，而她們都是年長的已婚女人，也不時會想念自己過去的年輕時代。不同的是，故事裡的蟬阿姨沒有丈夫，更沒有嚐過性生活，她對別人的幸福只抱著羨慕的心態，只是偶爾對男人幻想一下而已。曹七巧雖有丈夫，也有性生活（孩子也有兩個），可是她不愛她的丈夫。因爲七巧得不到想要的愛情，於是便阻礙別人得到幸福，把自己的不幸在兒子長白和女兒長安身上不斷延續下去。蟬阿姨的未婚夫死後，遺下一筆可觀的財產都給她繼承了，她知道自己暫時不受其他人的威脅。七巧的丈夫雖然還活著，但他是一個半死的人，雖然她不斷地想要爭取財產，以鞏固自己在一個家庭的勢力，但

¹⁵ 參考資料見 John Coveney, *Food, Morals and Meaning, The pleasure and anxiety of eating*,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147 – 171. (Chapter 9 “An Ethnography of family food subject of food choice”)

¹⁶ 孫乃修，《佛洛伊德與中國現代作家》，台北，業強出版社，1995年，頁197。

¹⁷ 佛洛伊德提出的一種心理機制假說。見余鳳高〈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說〉，《文學評論叢刊·現代文學專號》，第23期，北京，《文學評論》編輯部。

¹⁸ 佛洛伊德認爲在人的精神歷程中有三個不同得系統，分別是潛意識，意識和前意識。潛意識在我們的精神歷程中所佔得份額最大。我們的心裡活動主要是潛意識的，只是由於潛意識受到壓抑，我們才無法知道它的存在。

¹⁹ 見余鳳高〈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說〉，《文學評論叢刊·現代文學專號》，第23期，北京，《文學評論》編輯部。

即使她怎樣大吵大鬧，分家後她始終得不到她想要的錢。曹七巧和蟬阿姨的身旁沒有一個可以依靠的男人，不過她們心裡依然希望有一個男人在身旁。

很多人認為結婚是愛情關係的終點，或者是愛情的另一個階段。不過當婚姻崩潰的時候，女性會處於一個孤立的狀態。曹七巧也曾緬懷自己過去的青蔥歲月：

有時她也上街買菜，藍夏布衫褲，鏡面烏綾鑲滾。隔著密密層層的一排吊著豬肉的銅勾，她看見肉舖裡的朝祿。朝祿趕著她叫曹大姑娘。難得叫聲巧姐兒，她就一巴掌打再勾子背上，無數的空勾子蕩過去錐他的眼睛，朝祿從勾子上摘下尺來寬的一片生豬油，重重的向肉案一拋，一陣溫風直扑到她臉上，膩滯的死去的肉體的氣味……她皺緊了眉毛，床上睡著的她的丈夫，那沒有生命的肉體……²⁰

愛情感覺和回憶能在嗅覺、味覺和觸覺中體現，我們會因為重嗅某種氣味，重嚐某種味道或再次觸摸某些東西而讓我們憶起某人某事。「當人處於肉體疲倦，精神渙散的時候，理性主宰力和意識的控制力會相應減弱，而儲藏在潛意識中的感性記憶卻相對較活躍。此時，若某種食物的滋味與感性記憶中的某一部分相吻合，那一部分的感性記憶就會浮出潛意識，使人真切地再次面對那曾經深深打動過他的人與事。」²¹一團死的豬肉屍體讓七巧想到自己的丈夫，他就像一團死肉睡在自己身旁，豬肉的氣味使她覺得既幸福又難過，她就對丈夫早沒有感情了。丈夫像一具沒有生命的屍體，一股死去的肉體的氣味，使她對自己的處境感到絕望。這段婚姻斷送了她的幸福，也破壞了她和子女的關係，於是她那具摧毀性的變態心理就油然而生。

七巧喜歡季澤，但因為輩分倫常的問題，他們不能相愛。七巧知道季澤不愛她，只是因為想向她借錢才找她，七巧因此而和季澤吵了一場。在這場吵架中，酸梅湯成爲了她用來傷害兩人感情的武器：

（七巧）突然把臉一沉，跳起身來，將手裡的扇子向季澤頭上滴溜溜擲過去，季澤向左偏了以偏，那團扇敲在他肩膀上，打翻了玻璃杯，酸梅湯淋淋漓漓濺了他一身，……季澤走了。丫頭老媽子也都給七巧罵跑了。酸梅湯沿著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遲遲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真長，這寂寂的一剎那。倏地掉轉身來上樓去，提著裙子，性急慌忙，跌跌絆絆，不住的撞到那陰暗綠粉牆上，佛青袄子沾了大塊的淡色的灰。她要在樓上的窗戶

²⁰ 同註 1，頁 119。

²¹ 龔剛，保爾·阿利耶斯，《味》，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 年，頁 15。

裡再看他一眼。無論如何，她從前愛過他。她的愛給了她無窮的痛苦。²²

七巧用酸梅湯向季澤頭上擲去，季澤覺得很惱於是轉身離開。酸梅湯一滴一滴的往下滴，七巧悔恨自己的一時衝動，她竟然把自己唯一的愛情希望親手打垮。

《金鎖記》裡，張愛玲用最簡單的東西——死去的豬肉屍體，來形容七巧對丈夫的厭惡感；又以「死去的雞的腳爪」，來形容被七巧折磨得體無完膚的芝壽那雙瘦瘦的手。這兩樣我們可以吃的但又是“死的東西”都給人醜陋厭惡的感覺。在飽吃的情況下，七巧希望追求愛情，可是到了最後她還是達不到目的，追求愛情失敗後的副產品，就是為她帶來“毀滅幸福”的心態。〈春陽〉裡的蟬阿姨想要“家”，而曹七巧卻討厭“家”。

受著傳統思想影響，「男主外，女主內」這概念一直在我們的社會存在。男人是一家之主，女人要順從男人。女性一向以關係和家庭為主，她們會負責擔任家務，這是女人的天性本質。而男性則以工作和社會事務為主。在魯迅的《傷逝》裡，子君本是個思想獨立的女子，為了愛情，她選擇放棄一切跟涓生一同生活，但當他們住在一起後，兩人的生活開始就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和分歧。子君和涓生的愛情由起初的激情而漸漸變得淡而無味，他們的愛情關係在最後也因此而破裂：

子君竟胖了起來，臉色也洪活了；可惜的是忙。管了家務便連談天的功夫也沒有，何況讀書和散步。……在家裡是和他向對或幫她生白爐子，煮飯，蒸饅頭。我的學會了煮飯，就在這時候。

但我的食品卻比在會館時好得多了。做菜雖不是子君的特長，然而她於此卻傾注著全力；對於她的日夜的操心，使我也不能不一同操心，來算作分甘共苦。況且她又這樣地終日流汗滿面，短發都粘在腦額上；兩只手又是這樣地粗糙起來。

況且還要餵阿隨，飼油雞，……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我曾經忠告她：我不吃，倒也罷了；卻萬不可這樣的操勞。她只看了我一眼，不開口，神色卻似乎有點淒然；我也只好不開口。然而她還是這樣地操勞。²³

相較於易卜生之作《諾拉》，諾拉衝出西方核心家庭的夫權中心制度，〈傷逝〉中的子君想要脫離傳統父權的掌握，於是藉私奔獲得自由戀愛和婚姻自主，但最後她卻又不由自主的落入夫權至上的舊婚姻模式之中。因為子君愛這個男人，愛這個他們一同建立的家，她盡力做好女主人的工作，對繁重的家務她很是投入的

²² 同註 1，頁 135。

²³ 魯迅，《彷徨》，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頁 125，126。

去做。另一方面，這些繁重的家務工作亦慢慢成爲了子君的精神寄託，於是當涓生忠告她說：「我不吃，倒也罷了；卻萬不可這樣的操勞。」子君聽到後感到失落，因爲丈夫要奪去她生活中的快樂；子君投入她的家務工作，爲這個家打掃，飼養用來維繫兩人感情的動物（油雞和狗），還有爲涓生煮飯，這一切都是她對涓生的愛的表現，可是涓生因爲她有這樣的轉變而開始對子君厭倦起來。吃飯的問題成爲了他們關係惡化的導火線：

可惜的是我沒有一間靜室，子君又沒有先前那麼幽靜，善於體貼了，屋子裡總是散亂著碗碟，瀰漫著煤煙，使人不能安心做事，……加的油雞們又大起來了，更容易成爲兩家爭吵的引線。²⁴

子君相信要抓住男人的心，就得先抓住他的胃，於是她越來越投入煮飯和其他打理家務的工作當中，使涓生感到非常的懊惱：

……每日“川流不息”的吃飯；子君的功業，彷彿就完全建立在這吃飯中。吃了籌錢，籌來吃飯，還要喂阿隨，飼油雞；她似乎將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也不想到我的構思就常常爲了這催促吃飯而打斷。即使在坐中給看一點怒色，她總是不改變，仍然毫無感觸似的大嚼起來。

使她明白了我的工作不能受規定的吃飯的束縛，就廢去了五個星期。她明白之後，大約很不高興罷，可是沒有說。²⁵

本來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生活還不成問題，涓生也說他的「食品卻比在會館時好得多了」。現在吃飯的問題使兩人生活出現裂痕，涓生也想不到接下來使他煩惱的事情也是吃飯的問題：

吃飯卻依然給我苦惱。菜冷，是無妨的，然而竟不夠；有時連飯也不夠，雖然我因爲終日坐在家裡用腦，飯量已經比先前要減少得多。……她說，阿隨實在瘦得太可憐，房東太太還因此嗤笑我們了，她受不住這樣的奚落。²⁶

因爲經濟上出現了問題，他們決定把見證兩人愛情和用來維繫兩人感情的油雞們吃掉，同時也把兩人的愛情一同吃下：

“經多次的抗爭和催逼，油雞們也逐漸成爲肴饌，我們和阿隨都享用了十多日的

²⁴ 同註 23，頁 129。

²⁵ 同註 23，頁 129。

²⁶ 同註 23，頁 129，130。

鮮肥；可是其實都很瘦，因為它們早已每日只能得到幾粒高粱了。從此便清靜很多。只有子君很頹唐，似乎常覺得淒苦和無聊，至於不大願意開口。我想，人是多麼容易改變呵！……其實，我一個人，是容易生活的，雖然因為驕傲，向來不與世交來往，遷居以後，也疏遠了所有舊識的人，然而只要能遠走高飛，生活還寬廣得很。現在忍受著這生活壓迫的苦痛，大半倒是為她，便是放棄阿隨，也何嘗不如此。但子君的識見卻似乎只是淺薄起來，竟至於連這一點也想不到了。²⁷

涓生嫌棄子君的改變，透過“吃”表現了他們正在逐漸消亡的愛情。子君走的時候，她沒有留下任何字跡，「只是鹽，麵粉，半株白菜，卻聚集在一處了，旁邊還有幾十枚銅元。這是我們兩人生活材料的全副，現在她就鄭重地將這留給我一個人，在不言中，教我藉此去維持較久的生活。」²⁸一堆還沒經過烹調的食物，反而生起涓生對子君的思念。涓生與子君雖然相愛，然而在日常生活和社會壓力的折磨下，他們的感情逐漸枯萎，子君最後也鬱鬱而終。《傷逝》中男女主角所面對的是“愛情和生存難兩全”的局面，他們不是吃不飽，可是因為經濟出現了問題，吃成爲了兩人分離的導火線，子君和涓生因此而分道揚鑣。

《傷逝》的涓生和子君是因吃而對對方生厭，而《綠化樹》的章永璘和馬櫻花卻是因吃而生愛。張賢亮的《綠化樹》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受文革洗禮的章永璘，在勞改隊裡分別遇上兩個他生命中重要的女人—馬櫻花和黃香久。在《綠化樹》裡，馬櫻花的出現，令章永璘泛起對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家”的嚮往。他也說：「只有在肚子脹了的情況下，腦海裡才會產生種種聯想。」

馬櫻花因爲供給章永璘吃的，令他對她產生了情意。章永璘第一天遇上了馬櫻花就來到了她的家，裡面所有的擺設都非常整齊，而且充滿家庭感，對他來說，她的家是個溫暖的地方，馬櫻花對他的信任令他感到溫心。進了她家，他看到一個用木蓋蓋著的鐵鍋，雖然很想把鍋蓋打開，看看有甚麼食物在裡面，可他最後還是忍住了。不久馬櫻花找他來幫忙打爐子：

房裡沒有火，卻和我們“家”一樣暖和。這種暖和是溫和的、全面的暖，不像火爐那樣只烤一面，還帶著逼人的炙灼。這是農家火炕的作用。我看著那貧窮而整潔的炕，突然產生了一種對家的嚮往。家，不是謝隊長說的“家”，而是真正的家……我進到這小小的、簡陋的，然而又瀰漫著一種不可言語的溫馨的土房裡，好像更清楚地看到了我目前狀態的可悲……²⁹

²⁷ 同註 23，頁 130，131。

²⁸ 同註 23，頁 137。

²⁹ 張賢亮，《張賢亮小說新編下卷》，中國，寧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 55，56。

章永璘比較馬櫻花的家和他們的“家”，馬櫻花的家充滿溫馨的感覺，他知道自己需要一個屬於自己的家，「有個主婦，還有一罐牛肉白菜湯」³⁰就是他的理想。馬櫻花第一次給饅饅章永璘吃就在這個時候，他覺得「這樣的東西這樣的時候實在是太貴重了，貴重得令人不敢相信這是能無代價地餽贈的。疑懼和望外的喜悅搞在一起，使我眩暈起來。」³¹

馬櫻花的家為章永璘提供一個吃、唸書、休息的地方，這地方不斷的吸引著章永璘，他雖然有點不好意思，但又很想去，因為她的家「總有一種朦朧的幸福、愉快、舒適、自由在吸引我。」章永璘最初是為了滿足自己對吃的需求才去馬櫻花家，後來他是認真的愛上了這個女人，還希望能夠和她組織家庭，過平淡但讓人嚮往的家庭生活。他對“家”的期盼，充滿了溫馨和夢幻：

（馬櫻花）輕悠悠的歌聲，土房裡溫馨的寧靜，爾舍沉睡的小鼾，油燈昏黃而柔和的光影，飯飽後的舒適，是我像進入夢中那樣，有種醞酐的感覺。現實世界在我眼前都恍惚可，模糊了，幻化成七彩的彩虹。心彷彿一團被鬆開的海綿，一下子又恢復了原樣，並貪婪吮吸著清新的朝露。³²

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裡，章永璘在勞改營裡遇上他生命中第二個重要的女人—黃香久。這次也是女的給他吃，給他建立一個家，但他卻覺得這種體貼讓他感到有壓力，而且他很不習慣和一個女人一同生活：

女人善於用一針一線把你縫在她身上，或是把她縫在你身上。……一針一線就縫上了她的溫馨、她的柔情、她的靈性。那不是布和棉花在你身上，而是她暖烘烘的小手在擁抱著你。……香久把她自己的一兩油也省給我。她單另把油熬熬，撒上蔥花，在每頓飯的面條裡給我碗裡調上一點。……表現了她對我的疼愛和關懷。她是必須把她的愛情表示出來，讓你明白無誤地知道她付出了多少，知道她愛情的重量與程度的女人。農場分的一點可憐巴巴的肉，她也從來不吃，總是啃骨頭。我常常感到這樣的愛情對我是個壓力，是個負擔，……我和她結婚以後，過去單身漢的習慣突然被捏斷了，續接上家庭的習慣。確實來說，家庭生活習慣啊就是他給我培養出來的習慣。再往深裡說，就是我生活的一切都要仰仗她了；我被他寵壞了。這暖和的棉襖，洗得乾乾淨淨地內衣……這房裡的一切……都出自她的手，但有構成了我的生活內容。她按照她的家庭觀念完全自主地創造了這

³⁰ 同註 29，頁 55。

³¹ 同註 29，頁 56。

³² 同註 29，頁 72。

個小家庭，把我置於其中，我也適應了它，成了它的一個部分。要擺脫它是不容易的，因為這首先要擺脫我自己。

我茫然地望著用報紙糊的頂棚。那上面是一片密密麻麻的文字，但是沒有一行字是解釋生活和指導人們應該怎樣生活的。³³

從章永璘的角度出發，他很清楚為甚麼這個女人對自己這樣的體貼，他知道黃香久愛他，可他又用分析的口吻，說著這些體貼都是女人慣於用來把男人綁住的手段。章永璘和黃香久之間雖然有愛，但兩人在生活的追求上很明顯是不一致的。黃香久只想和章永璘繼續維持生活的現況，她不希望有甚麼改變。但男的在滿足“吃”後，他再次想起自己作為知識份子的身分，也因此而和黃香久離婚，一個家就這樣敗了：

“你還做甚麼飯呢？飯給你做好了，在爐台旁邊熱著哩。”停頓了一下，她又說，“你放心，我心眼再壞，也不會給你飯裡下毒藥的。”

在一鍋雪白的米飯上，有一碟炒鴨蛋。……還有一碟炒過的酸菜，切得很細，深綠色的菜絲上又放了一小撮鮮豔的紅辣椒。紅、青、黃，這三原色合成一種憂鬱的色彩，令人心酸。……我吃著，卻難以下咽。筷子跳起一粒粒米飯。我忽然明白了：這些日子她每頓都用配合的那一點點大米給我做飯，可能也是為了照顧我這個南方人吧？雖然我早已“改造”掉了南方人的習慣。我不由得抬起眼睛。她仍坐在餐桌旁邊，背對著我，略微佝僂著，兩手重疊地放在膝蓋上，像一尊米開朗基羅的作品。……晚上，我們無言地睡下，拉滅了燈以後，她驀地嘆了一口長氣，說：“這個家要敗了，我知道的。”³⁴

黃香久知道她留不住章永璘的心，也留不住這個家，但她還是繼續為他做飯，章永璘看在眼裡，一邊吃飯心裡一邊覺得內疚，望著她的背影和坐姿，讓他想到的不是對這個女人的留戀，而是一尊米開朗基羅的作品。章永璘經過一番心理掙扎後，他最後選擇為追求自己的理想而放棄愛情和家庭：

啊！世界上最可愛的是女人！

但是還有比女人更重要的！

女人永遠得不到她所創造的男人！³⁵

兩群分別身處“飽”與“餓”的處境的人，他們想要追求的愛情到了最後都

³³ 見《爭鳴小說百年精品系第三冊》，張韜，孫郁編，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頁256。

³⁴ 同註33，頁269，270。

³⁵ 同註33，頁289。

不能開花結果。男女主角的愛情由“吃”展開，也因“吃”而毀掉。在飽與餓的中間，某些男女主角會為道德、理想、金錢等而選擇把他們辛苦建立的愛情放棄。《綠化樹》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男女主角的愛情分別處於一個“缺食”的處境裡。章永璘、馬櫻花和黃香久三人均處於文革的亂世，“吃”對當時每個人來說都是很重要的事情。章永璘從馬櫻花身上得到“吃”的滿足和關懷，他和馬櫻花的愛情在滿足生存條件上建立的，她讓他生起組織家庭的念頭，但亂世把兩人的感情打散了。後來章永璘遇上了黃香久，他和她結婚組織家庭。這個女人給他建立了一個家，給他很多吃的，也給他很多的關懷和愛，但他知道自己想要的不只是一個家，而是其他精神上的東西，一些比女人和家更重要的東西。他得到了吃的滿足，追求愛情過後，方知道自己想要的不是愛情。

第三章：食與慾

“飢餓”和“食慾”通常都容易被人混為一談。從科學的角度來講，「飢餓」跟「食慾」是兩碼子的事。人類的飢餓感覺是由身體內部的刺激所產生的，當胃部沒有東西的時候就會自動收縮，因此人在飢餓的時候會產生發抖，輕微頭暈和學糖降低等症狀，也就是飢餓的感覺。相反，食慾則因外在刺激而產生，因為我們會被食物的色、香和味道所吸引而產生食慾。³⁶

吃所隱含的暴力意識，經常能在電影和小說裡看到。在希治閣的電影《觸目驚心》³⁷裡，女主角瑪莉安因為偷錢而逃到一家小旅館，男主諾文是患了性格分裂症的精神病人，瑪莉安的來臨引起了旅館主人諾文對她的垂涎與慾望。片中有一幕講述諾文請瑪莉安吃他弄的三文治，她進了房間，看到牆上有不少鳥的標本。瑪莉安問諾文是不是很喜欢鳥，他說他很喜歡，因為鳥吃得很少，用來作標本非常美；他還笑著說了一句話，“你跟鳥一樣吃得很少。”瑪莉安對他的話不以為然，但佔有慾很強的諾文因為看上了瑪莉安而在浴室把她殺死。瑪莉安的姊姊對妹妹的失蹤感到可疑，於是著手調查內情，竟發現諾文就是殺死妹妹的兇手，而且他更把媽媽的一整副骸骨保存並藏在大屋的地牢裡。

性與飲食裡面，總是隱隱藏了暴力和犯罪感。就權利和性別與的關係而言，傳統社會的男性一向是經濟主導者，女性則處於弱勢被動的地位，需要依附男性來生存。李昂的《殺夫》是根據〈詹周氏殺夫〉故事新編的中篇小說，揭露了性別權力與性和食的不平等關係。女性為了解決飢餓的問題，只能以身體（性）來換取生存。小說開首寫長期處於飢餓邊緣的林市阿母，貪婪地啃嚼著軍人給她的白飯糰，她為了得到食物而慘遭強暴，在這裡，“性”成為了“吃”的交換條件：

林市清楚看到阿母身上壓著的那軍服男子，他的下半身衣褲俱退盡，只剩下一截零散的灰色綁腿堆在腳踝處。然後林市看到被壓的阿母，阿母的那張臉，衰瘦臉上有著鮮明的紅豔顏色及貪婪的煥發神情。阿母嘴裡正啃著一個白飯糰，手上還抓著一團。已狠狠的塞滿白飯的嘴巴，隨著阿母唧唧哼哼的出聲，嚼過的白

³⁶ 參考資料自周慧菁，〈我不餓，為甚麼還想吃？〉，《康健雜誌》（網路版本），台北，天下雜誌出版。（參考內容見網址：<http://www.commonhealth.com.tw/Life/issue004/hungry.htm>）參考資料的部分原文：「就科學上而言，饑餓與食慾是兩件事。饑餓的感覺是由體內的刺激產生。胃裡沒東西時會收縮，到後來會引發輕微頭暈、發抖及血糖降低等徵狀。相反的，食慾是由外在的刺激，如食物的樣子及色澤所產生的。食慾和饑餓常被混淆，是因為當我們受外在刺激而產生食慾時，會有和饑餓時一樣的現象——唾液開始增加，胃也開始收縮。但和饑餓不同的是，如果你不予理會，這些現象很快就會過去。所以，想要控制體重，要能區分自己是真餓了還是嘴饞。」

³⁷ *Psycho* (《觸目驚心》) : Directed by Alfred Hitchcock, screenplay by Joseph Stefano, Shamley Productions, Universal, a Paramount Release, 1960. (108 min.)

顏色米粒混著口水，滴淌滿半邊面頰，還順勢流到脖子及衣襟。³⁸

母親被強姦後，因犯了通姦的罪名而遭受懲罰，被綁在祠堂的大柱子上，而林市從此沒有再見阿母。之後林市的婚姻猶如商品交易，他的叔叔之所以將林市嫁給屠夫陳江水，是因為可以以此而換取豬肉：

殺豬仔陳每十天半月，就得送一斤豬肉。這種現拿現吃，在物資普遍缺乏的其時，遠遠好過其它方式的聘禮，無怪乎四鄰羨豔的說，林市身上沒幾兩肉，卻能換得整斤整兩的豬肉，真福氣。³⁹

林市在毫無自主權下，她被叔叔“以物易物”地嫁掉，林市入了陳家後使她遭受更大的苦難。林市的新婚之夜，“飢餓”、“性”和“食”三者同時交纏在一起：

林市在房內，隔著一層布帘聽外頭吃喝吆喝，歷歷清楚，越發飢腸轆轆，強忍住待那幾個朋友散盡，疲倦加上飢餓，林市已有幾分虛脫感覺。饒是這樣，喝醉酒的陳江水要履行作丈夫的義務，仍使得林市用盡殘餘的精力，連聲慘叫。……待靜止下來，林市幾乎昏死過去，陳江水倒十分老練，忙往林市口中灌酒，被嗆著的林市猛醒過來，仍昏昏沈沈的，兀自只嚷餓。陳江水到廳裡取來一大塊帶皮帶油的豬肉，往林市嘴裡塞，林市滿滿一嘴的嚼吃豬肉，噉吱吱出聲，肥油還溢出嘴角，串串延滴到下顎、脖子處，油濕膩膩。這時，眼淚也才溢出眼眶，一滾到髮際，方是一陣寒涼。⁴⁰

林市無時無刻都感覺肚餓，最讓她感到快樂的就是在廚房內煮食。陳江水無時無刻對林市施行性暴力，相對於林市的“餓”，陳江水對“性”的索求是更迫切的“飢餓”，他每次「殺豬完後回來要她，這已經成為習慣」，殺豬的慘嚎和林市被蹂躪時的哀叫都使陳江水有著同樣的快感，也滿足了他對性的渴求和慾望。

因為長年累月的屠宰場的環境，「為殺豬這一行所需而形成的這股敢於殺生的氣勢，已混入他的生命中成為不可分離的一部份」⁴¹，“性”便成為了他發洩的這股氣勢必要渠道。他看到豬腔噴濺出來的鮮血，如同他射精一樣「具有幾近相同的快感」。於是，陳江水一回到家必做的就是“吃”、“性”和“睡”，每次他做完愛或吃飽了，就會像豬一樣熟睡。他視林市為性工具，林市皺著眉大叫痛苦的模樣讓他充滿強者征服弱者的快感。

³⁸ 李昂，《殺夫—鹿城故事》，台北，聯合報社，1983年，頁78，79。

³⁹ 同註38，頁78，79。

⁴⁰ 同註38，頁84。

⁴¹ 同註38，頁184。

陳江水以食物來換取他對性方面的需要。林市為一傳統鄉村的刻苦認命的女性，她之所以一直忍耐著陳江水對她的性虐待，因為她希望繼續得到“飽食”。林市一直以“性”換“吃”，為了吃，她在被虐後身體上的痛都能夠暫時忘記。一次，她無意聽到鄰居阿罔官批評她那些痛楚的呼叫是淫蕩的行為，此後林市就堅決不出聲，導致與陳江水的關係決裂。林市的「抵死不肯哀叫」，使得陳江水以中斷食物作為懲戒。雖然林市曾二度尋求經濟自救，第一次她試圖養鴨希望以鴨蛋換米，第二次則出外找尋工作，但都因陳江水的從中左右而失敗。

在小說裡，“吃”的需求變成一種交易，林市的飢餓，猶如一場精神與肉體的角度。有次林市因為覺得肚餓，便從碗櫃底層翻找出幾束麵線，「那麵線已開始長灰綠色的銅錢大斑點，這有半吋來長的細毛，像傳說中鬼怪腐爛的臉面」⁴²，待她悉數吃進時才驚覺那些麵線是阿罔官上吊獲救後送來祭拜吊死鬼的。林市回想小時候阿母告誡她不能吃拜過惡鬼的東西。童年時她曾經因為餓而偷吃祭品，結果差點得病而死。

“血”是林市潛意識裡的某種恐懼。《殺夫》全篇反覆大量出現“血”的意象，如夢中柱子裂縫滲出的血、月經、處女的血、半生不熟豬腳的血、豬血、血肉模糊的小鴨等等。陳江水強迫林市到豬灶觀看屠宰豬隻的過程，林市目睹後感到戰慄和精神崩潰：

（林市）有片刻真相信自己是陳江水引入的夢中，而她看到的，應該是阿罔官所形容的地獄。……在黃昏的燈光下手上白晃晃的尖刀一刀插入豬仔的喉口，豬仔嘶軋的長聲尖叫混著大股湧出來的凝紅色鮮血，一再重複又重複。……林市看到陳江水一刀劃下，神奇、乾淨不沾一絲血水的打開豬仔的肚腔，擁擠出大量灰白色尚蠕動的粗細腸子，還有混雜其中深顏色的內臟。由於與想像中全然不同的不帶一滴鮮血，林市更相信自己仍置身夢中。可是陳江水卻抱著整整一懷抱的一堆內臟與腸子朝著走來，什麼也不曾說的推向她，本能中林市伸出手去接，那堆腸肚觸著手臂，柔柔軟軟極為黏膩，而且仍十分溫熱。……林市恍然醒覺這一切都不是夢，在會意到真實的一剎，適才那股噴湧出來的鮮血與嘶聲長叫，全以無比真實的意義湧聚過來，林市低下頭，看到懷中抱著似乎尚在蠕動的腸子有一截已流落到手臂外，虛空的懸著。林市慘叫一聲，來不及將懷裡抱的東西丟出去，向後直挺挺的倒下去，眼睛向上吊，嘴裡汨汨的不斷流出白色泡沫。⁴³

⁴² 同註 38，頁 188。

⁴³ 同註 38，頁 194，195。

在一次陳江水凌虐她之後，林市在精神恍惚下照以上屠夫殺豬的模式殺死了陳江水。林市殺的其實不只是陳江水，某程度上她殺的其實是一隻“豬”，因為“豬”的形象統統都能在陳江水身上體現，而且她在殺陳江水的時候是處於殺豬的幻覺影像裡，在殺人的過程中，她以為自己一直在做夢。

林市和陳江水之間其實不存著愛情，他們的關係只充滿飢餓和性暴力。林市爲了滿足“吃”的慾望，她用“性”來跟陳江水作交換，而陳江水就利用林市這個弱點來滿足他對性的慾望，他們兩者一直維持著互相交換和利用的關係。林市童年時受了母親的影響，那些血淋淋的記憶使她長大後害怕“缺食”，因此，她常常會感覺到餓，並不斷的以“性”作為交換的條件，以消去餓的恐懼感。

黃碧雲的〈捕蝶者〉⁴⁴中也交織著性、血和暴力的情節。故事中的陳路遠是個「精神有病」的人，在他的世界裡充滿恐懼和憤怒。陳路遠自小在一個破碎的家庭長大，他討厭被人遺棄和拒絕。一次，一個說德語的女演員拒絕給他說笑話，陳路遠就把她殺死了。他雖然殺死了她，但「他沒有碰她，卻感到了強烈的性的幸福。」⁴⁵殺人讓他得到性快感，也滿足了他的性慾望：「殺過第一次人後，陳路遠臉上便開始長暗瘡。不是那種簡簡單單的暗瘡，是流膿的，帶血的，平白臉上扶著大傷口的暗瘡。血的慾望就寫在臉上。」⁴⁶

一次陳路遠和一個念建築系的一年級生約會。『陳路遠問她：「你有沒有讓人強姦過？」女子呆著，打量了他好一會。……陳路遠喜歡她的不愠不火，很暖。女子整理大衣，低低地說：「對不起，我先走了。」陳路遠急道：「我們不是要去吃晚餐嗎？」女子只在道歉，便走了。』⁴⁷女子拒絕和陳路遠去吃晚飯後，他就去了召妓。他去召妓的目的其實是想用性來征服女人。去召妓前他「在尼泊爾人的小攤子上買了九寸長的匕首。去吃了一碗紅豆沙，然後去召妓。臉孔微黑的泰國女郎，乳房十分白皙漲滿，在床上張開毛茸茸的陰部，或許正來經，微微地滲著血，散發血的誘人腥氣。陳路遠把她的血舐得乾乾淨淨，便走了。」⁴⁸陳路遠分別在召妓前後吸食紅豆沙和血，血紅的顏色和血的味道滿足了他的性慾望。他殺人後沒甚麼特別的感覺，「仿佛殺人十分應該，像星期六早上替中學生買一支籌款紙旗一樣應該而平凡。」⁴⁹

⁴⁴ 黃碧雲著，〈捕蝶者〉一文見木子書屋網站，網址爲 <http://shuwu.com/ar/fanti/115217.shtml>。

⁴⁵ 同註 44。

⁴⁶ 同註 44。

⁴⁷ 同註 44。

⁴⁸ 同註 44。

⁴⁹ 同註 44。

陳路遠的另一目標是他學校的老師丁玉生，他對她又怕又愛，陳路遠非常渴望佔有丁玉生：

他知道她住在大學玫瑰苑，門牌上有她的名字，六樓。爬上天台，還見得她家浴室挂著她的手帕、內褲，乾巴巴的，像餅乾。想來她走得十分匆忙。沿著水渠爬下，一翻便是她家露台，探手一拉，居然沒上鎖。他的心扑扑地跳動。他知道，他會佔有她。……他決定了：他愛她。她美麗寧靜如睡蓮於藍塘月色。他站在她身旁看她，尼泊爾人的寶石匕首閃著暖暖的紫光。……他的匕首輕輕頂在她的喉嚨。……他用毛巾塞住了她的嘴。又預備了繩索，反縛了她，十分利落而鎮靜，解開了她的衣服。她的身體冰涼而細軟，他小心而溫柔地探索。她不能動彈，只是幽幽地看著他。陳路遠輕輕吻了她的眼，用手帕蒙住了她，在月色里看她的裸體。美好的事物，可望不可及。她的美麗，從來不屬於他。他就坐在床沿，掩著臉，手里還拿著匕首，淒淒涼涼地哭起來了。……陳路遠想一刀了斷自己的喉嚨，說不定喉裡會跌了一地的珍珠與金戒指。卡在喉嚨里，美麗的永不可得的愛。他瘋狂地佔有她。……他抹乾淨自己，空氣猶有微腥的氣味—令人作嘔又心安。⁵⁰

雖然他在綁架丁玉生的過程中想放過她，但他最後還是把她殺死了：

他想放過丁玉生，他很累。他解了縛她的手帕。她身子一挺，想踢他，又不能動彈，就“啪”的跌在地上，流了一鼻子的血，卻轉過臉來，狠狠地看他。不知是血污還是她的眼睛，陳路遠被激怒了。也不知在她身上插了多少刀，祇是虎口隱隱作痛，低下頭，胸前挂了一團血污，細心一看，原來是一小截小指，亮著小小的、秀氣的白骨。……他站起來，舉步艱難地去浴室洗乾淨自己，又找一件丁玉生常穿的過大衣服。站在丁玉生身前跟她說再見。“就這樣，這般死，那般死，都一樣。我走了。”⁵¹

根據心理學對強暴者的研究，強暴的動機可分成四大類：第一類是強暴者以性的侵入來達成征服的慾望；第二類是強暴者以強暴女性來證明自己並非缺乏男性氣概；第三類是強暴者對女性懷有恨意，強暴是爲了報復而非紓解性需求；第四類是強暴者的性興奮來自暴力而非性交，性交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⁵²《殺

⁵⁰ 同註 44。

⁵¹ 同註 44。

⁵² 參見《變態心理學》，Timothy W. Costello and Joseph T. Costello，趙居蓮譯，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頁291。參考原文：「Groth、Burgess和Holstrom於一九七七年，完成了到目前爲止有關強暴者最完整的研究。他們將強暴的動機分成四類：1. 權利—獨斷的類型，強暴的動機來自征服的慾望，強暴者利用性的侵入達成征服。研究裡有百分之四十四的強暴者屬此類型。2. 權力—保證的類型，強暴者對於自己的男性氣概又軟弱的感覺，因此利用強暴女性來保證自己一切安然無事。3. 憤怒—報復的類型，這是強暴最危險的類型，往往造成強

夫》裡的陳江水對林市的強暴屬於第一類，而〈捕蝶者〉的陳路遠則介於第一類和第四類之間。

陳路遠在故事裡只愛過一個女性—丁玉生，他對她既愛且恨，陳路遠以綁架和強暴的方式去佔有她。他殺死丁玉生後，穿了她生前常穿的衣服離開，他對她的愛是單方面的，同時是變態而又歇斯底里的。陳路遠覺得「在某一程度來說，尸体、妓女、情人、母親都沒有分別。他只不過極度極度的饑渴與焦躁，以血，以毀滅來祭祀暴烈的存在」⁵³。所以他舐妓女的血，吃像血的紅豆沙，還有血的微腥的氣味讓他感到「作嘔又心安」。《殺夫》裡的陳江水和林市，他們的關係沒有愛情存在，他們在一起的時間一直都只爲了滿足自己的私慾，他以“食”交換“性”，而她則以“性”交換“食”。但陳江水的性慾望在後來慢慢變成了過分的貪婪，林市最終抵受不了那些殘酷的性虐待而把陳江水殺死。

暴結束後謀殺受害者，強暴的動機來自女性的恨意。強暴者對女性的恨意純屬臆測，強暴者並非未了紓解性需求，研究裡百分之三十九的強暴者屬此類。4. 憤怒—激動的類型，可以視爲性虐待的極端行爲，此時強暴者的性興奮來自暴力，而非性交，性交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這類的強暴者佔百分之五。」

⁵³ 同註 44。

第四章：結論

小說中男女主角的情與慾透過“吃”來表達。我們可將他們的處境劃分在以下的三個項目內：

一·飽暖思淫慾

表面上《紅玫瑰與白玫瑰》和《綠化樹》中的男女主角都因“吃”而生愛。但章永璘和馬櫻花兩人實際處於“飢餓”的處境，對章永璘來說，“吃”是繼續生存的基本需要，在現實生活中，生理上的飢餓驅使他反覆尋找“吃”的途徑以填補自己的“餓”。當章永璘遇上馬櫻花後，她不但滿足了他吃的需要，章永璘更因此而與馬櫻花產生感情，他們的愛情是由吃建立的，證明了“愛情必須建立在生存溫飽的基礎之上”。至於《紅玫瑰與白玫瑰》的佟振保和王嬌蕊，他們才是屬於“飽暖思淫慾”的一群，衣食無憂才有情慾的煩惱。“吃”只是他們調情的“材料”和“調味”的中介。章永璘的“吃”是為了生存，而佟振保和王嬌蕊則以食物作為兩性挑逗的工具，他們在“吃”的過程中不斷的向對方做出進攻、試探和暗示。“吃”在這裡成了他們用來互相調情的重要環節。

比較《紅玫瑰與白玫瑰》、《金鎖記》、《春陽》裡的幾個女人，王嬌蕊、曹七巧和蟬阿姨均屬於在有經濟基礎而不缺吃的情況下追求愛情。王嬌蕊的婚姻生活美滿，但她想要追求更多的愛情和刺激。曹七巧的婚姻生活不美滿，因為她不愛她的丈夫，在爭取財產上她失敗了，在愛情上，她也是一個失敗者。她得不到愛情更因此而產生很多變態的行為，不斷毀滅自己和身邊其他人的幸福。蟬阿姨是沒有婚姻生活的，她只是掛著一個媳婦的空名，在經濟上她是感到非常滿足的，可是愛情生活卻一片空白，只能以幻想來滿足自己對愛情的慾望。

二·飢餓想家

故事的主角在追求愛情的時候，總把自己放在一個矛盾對立的位置上，他們既想得到愛情，滿足自己的願望和慾望，但當他們得到的時候，他們又因許多世俗的眼光，生活上各種的現實問題，以及為了追求精神上的理想，而厭棄家和愛情。餓的人（章永璘、黃香久）想要“家”，飽的人（曹七巧、涓生）卻討厭“家”，希望有“家”的人（章永璘、涓生）卻在擁有後厭棄它。

所謂「食色性也」，章永璘在吃飽後想到擁有家和女人。“家”是他的落腳地，是個能夠滿足他在食方面的需要。當他擁有自己的“家”後，他卻為了追求自己

的理想而離棄它。曹七巧和王嬌蕊本身都有自己的家，但七巧因為得不到愛情而生出變態的心理，最後把自己的家和人生都摧毀掉。王嬌蕊有自己的“家”，可是她需要尋找更多的激情，爲了追求愛情，她放棄自己原有的“家”和佟振保偷情。而佟振保到了最後則選擇放棄愛情，求一個依從傳統的正規而建立的“家”，但他不卻愛自己的妻子。“家”讓蟬阿姨想到了男人、談情、丈夫、孩子和吃飯，可只限於幻想，因爲錢對她來說比這些幻想都來得實際。

《傷逝》的子君雖極力爭取自由戀愛，並和涓生建立屬於兩人的一個家，但她的婚姻和命運卻不見得比蟬阿姨和曹七巧來得好。「吃」令蟬阿姨對愛情抱著幻想的心態。至於曹七巧，食物在的她情感世界裡充滿厭惡感，食物讓她想起自己的不幸。子君在小說裡主要是食物的烹調者，爲愛人煮飯成爲了她的精神寄託，當愛情結束了，她最後留給涓生的，是一堆沒人料理的食物。涓生想要“家”，可是有了以後，經濟的問題使他嫌棄這個女人和討厭自己的“家”，這個“家”變成了一個只是他睡覺、吃飯和工作的地方。章永璘和涓生一樣，他們後來都把“家”看成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值得一提的是《傷逝》屬於比較特別的例子。子君當初爲了追求自由戀愛，而捨棄富足的生活和涓生在一起，開始的時候兩口子的生活還是不錯的，但「飽」的生活令兩人在生活上和思想上產生差距，形成了家庭破裂的危機。後來他們因爲經濟出現了問題，“吃”成爲了兩人決裂的重要關鍵，他們愛情也因此而消散。其實子君和涓生在“吃”方面一直都不成問題的，他們從頭到尾都不缺吃。在經濟上出現了困難時，他們在吃方面也是能夠維持的（把飼養的油雞們宰來吃），而子君走後也留下一堆食物給涓生。

表面上，他們的愛情因「飽食」的細節而產生危機，但實際上，由於男主人公在“搵食”方面出了問題，經濟危機導致了愛情悲劇的出現。因爲兩人在生活細節上的分歧，以及經濟上的貧窮，現實的問題成爲他們的愛情的一顆絆腳石，在兩股壓力底下，他們的家也就宣告破裂。不同故事的男女主角各自在飽與餓的環境中尋找愛情，可是經過一番努力，他們到了最後還是得不到想要的愛情。

三·飢餓中的貪婪與愛慾

在前面所提及的兩種情況，一種是有了生存條件才追求情慾，另外一種就是爲了生存條件才去追求情慾。而第三種情況則以貪慾（食／性）作爲生存的條件，也就是所謂“變態”的狀況。

《殺夫》和《捕蝶者》分別以“貪食”和“貪慾”的人作為故事的主角，他們要靠貪戀食物和性暴力去滿足自己在生存上的需要。林市貪戀“吃”，陳江水和陳路遠則貪戀“性”。童年時母親的悲劇，為林市帶來不可磨滅的恐懼。林市為了生存，她以“性”來換取食物，即使不斷受陳江水的性虐待所折磨，只要她有了“吃”的，心理上就會覺得很安心，而性虐待的痛苦也每每因“飽吃”而淡化。但林市最終受不了陳江水對她的壓迫，她在精神恍惚的狀況下把陳江水殺掉。

陳江水在一開始就抓住了林市“貪食”的弱點。陳江水和林市的婚姻沒有愛情存在，他們只是在“性”和“食”上互相依存。陳江水為了滿足自己對性的需求，不斷的對林市使用性暴力，每次他回家不是立即要“性”便是要“吃”。陳江水用食物來換取自己對性方面的強烈需求，所以當後來林市不肯再屈服於他時，他就以停止供給她食物作為懲罰。陳江水和林市之間的性交易，揭示了人性與道德的墮落和虛偽。

陳路遠和陳江水一樣，他們都以貪慾（性）作為生存條件。陳路遠喜歡去召妓、殺人，目的只為了滿足自己的變態的性需要。殺人的過程使陳路遠充滿性快感，他尤其喜歡血的味道，更不時四處尋找不同的目標下手，雖然他不是每次都把目標人物殺死，但他能在做案的過程中獲得興奮和成功感。他喜歡丁玉生，於是偷偷闖進她的家，把她綁架後繼而佔有她，某程度上他怕她，但也愛她，為了克服這種又愛又恨的矛盾和恐懼，他在過程中不停的去佔有丁玉生，並把丁玉生殺死。

對陳路遠來說，殺人並不能了結內心的恐懼，而是觸發更多的性慾上的貪婪和暴力，林市和陳路遠分別以血來消除其對“性”的恐懼和渴求，可是兩人均不成功。林市因為長期處於一個被壓抑的狀態，她殺死陳江水是對自己的一個解脫。而陳路遠在殺人後，對性慾的追求不減反增。故事發展到最後，他又去做案了，他的故事，他的貪慾還是沒完沒了。即使他因為犯罪而要浪跡天涯，但仍然繼續貪得無厭地以性暴力去滿足自己的性需要。

食物在小說裡隱含情慾、性、暴力。三群不同的人各自為滿足自己的愛慾而不停在“飽”與“餓”的處境中周旋。“吃”作為人類的生存條件之一，“飽吃”的人以“食”作為追求愛情的手段，亦有人為了“吃”而追求情慾。也有比較極端的人，就是不斷的貪戀“性”和“食”，以過分的貪慾來作為生存的條件。三種情況均充分的表現了人類自私、貪婪和罪惡的一面。

參考書目

一·參考書籍（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序）

1. 于潤琦，中國現代文學館編：《施蛰存代表作》北京：華夏出版社，1998。
2. 王安憶：《處女蛋》台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
3. 古華：《芙蓉鎮》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4。
4. 朱偉編：《考吃》北京：中國書店，1997。
5. 杜杜：《另類食的藝術》香港：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1999。
6. 杜杜：《飲食與藝術》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
7. 李歐梵：《上海摩登》香港：牛津出版社，2000。
8. 李昂：《殺夫—鹿城故事》台北：聯合報社，1983。
9. 汪曾祺選編：《知味集》北京：華夏出版社，1997。
10. 杰克·特里錫德(Jack Tresidder)著，石毅，劉珩譯：《象徵之旅》〔 Symbols and There Meanings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
11. 孫乃修《佛洛伊德與中國現代作家》台北：業強出版社，1995。
12. 許子東編：《香港短篇小說選(1998—1999)》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1。
13. 陸文夫著：《陸文夫中短篇小說自選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
14. 陸文夫著：《美食家》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88。
15. 郭良著：《弗洛伊德》香港：中華書局，1998。
16. 張愛玲：《張愛玲精品集·傳奇》中國：蘭州出版社，1997。
17. 張愛玲：《張愛玲精品集·半生緣》中國：蘭州出版社，1997。
18. 張愛玲：《張愛玲全集·第三卷》海南：海南出版社，1995。
19. 張愛玲：《張愛玲全集·第四卷》海南：海南出版社，1995。
20. 張韜，孫郁編：《爭鳴小說百年精品系第三冊》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1999。
21. 張賢亮著：《張賢亮小說新編下卷》中國：寧夏人民出版社，1996。
22. 黃碧雲：《七種靜默》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2。
23. 黃碧雲：《無愛紀》台北：大田出版有限公司，2001。
24. 黃碧雲著：〈捕蝶者〉(網路版) 網址：<http://shuwu.com/ar/fanti/115217.shtml>。
25. 趙居蓮譯：《變態心理學》〔 Abnormal Psychology 〕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
26. 魯迅：《彷徨》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9。
27. 劉紹銘，梁秉鈞，許子東編：《再讀張愛玲》香港：牛津出版社，2002。
28. 劉訥鷗著：《都市風景線》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北方文藝出版社，1999。
29. 鍾叔河：《知堂談吃·周作人散文和詩一百篇》中國：中國商業出版社發行，1990。

30. 龔剛，保爾·阿利耶斯(Paul Aries)著：《味》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

二·參考報刊

1. 杜杜：〈情慾香檳·死亡咖啡〉，《明報週刊》副刊 1724 期，2001 年 11 月 24 日。
2. 杜杜：〈愛情與香檳〉，《明報週刊》副刊 1725 期，2001 年 12 月 1 日。
3. 杜杜：〈中產階級的晚飯〉，《明報週刊》副刊 1697 期，2001 年 5 月 19 日。
4. 杜杜：〈懸岩野餐〉，《明報週刊》副刊 1734 期，2002 年 2 月 22 日。
5. 周慧菁：〈我不餓，爲甚麼還想吃？〉，《康健雜誌》(網路版)
網址：<http://www.commonhealth.com.tw/Life/issue004/hungry.htm> (文章並無列明詳細出版日期)

三·學術論文

1. 余鳳高〈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說〉，《文學評論叢刊·現代文學專號》，第 23 期，1985.6。
2. 洪珊慧，〈李昂小說研究〉，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6。
3. 陳惠英，〈回味與審視——談“衣食散文”〉，香港嶺南學院中文系系刊，第四期，1997.3。

四·參考電影

1. Psycho : Directed by Alfred Hitchcock, screenplay by Joseph Stefano, Shamley Productions, Universal, a Paramount Release, 1960. (108 min.)

五·英文書目

1. Jack Goody. Food and Love. London : Verso, 1998.
2. John Coveney. Food, Morals and Meaning, The Pleasure and Anxiety of Eating. New York : Routledge, 2000.